

夜闯喀喇昆仑

■李康



立夏已过，海拔45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依然寒风呼啸，冷风如刀。一场大雪，给原本渐露春色的高原又盖上了一床洁白的“棉被”。高原的天，说变就变。大雪刚过，转瞬即是烈日当空、艳阳高照，但雪山的冷峻和天气的寒冷，却丝毫没有丝毫改变。新疆军区某团勤务保障营汽车驾驶专业复训，即将在这里展开……

一

晚饭过后，夕阳沉下，天空渐渐暗淡下来，教导员宁一在板房前看了看天色，抬手看了看时间，随即从上衣左侧口袋里掏出哨，吹响了紧急集合哨。

这段时间，营长下山休假，教导员宁一既抓军事训练，又抓思想政治教育，还要负责后勤、装备保障各项工作。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高原驻训，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上级出台了相关措施保障官兵福利待遇遇刚性落实。严格落实休假，就是其中之一。

基层部队中一名主官休假，另一名主官就得主动“补位”。正是“补位”，让宁一练就了“军政兼通”的能力。

短促的哨音响彻高原驻训地，顷刻间，分散在各个阳光板房内的官兵动作风发，迅速穿戴装具，跑步向集合点汇聚。不到一会儿，官兵整齐列队完毕。

“今天我们临时调整训练计划，进行夜间道路驾驶训练……”一声令下，官兵迅即奔向停车场。

打开车门，钻进驾驶室。拧动点火开关，所有车辆一次性点火成功。瞬间，马达轰鸣，烟尘滚滚。长长的车队犹如钢铁巨龙，闪烁着灯光驶出营区大门，隐没在茫茫夜色之中。

一年多来，官兵在附近地域已经训练多次，哪段路弯多，哪段坑多坡陡，大家都已经烂熟于心。

然而，这次夜间驾驶训练，宁一却一反常态，带着大家不走寻常路。一路上陌生的路况和环境，让大家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二

此刻，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除了部队官兵驾车前进的声音和寒风的呼啸声，官兵再也听不到车窗外其他的声音。前方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大家不可

预料，只能稳控方向盘，跟随车队前进。

发动机轰鸣，车轮滚滚。车队越走越远，两侧车窗上凝结的雾气也越来越厚。没过多久，已经完全看不清外面的丁点星光。

“前方冰雪路面，各车迅速安装防滑链……”车载电台里突然传来教导员宁一的指令。车队慢慢减速，靠向路边停车。

第一小队队长、汽车连连长王利敏带领大家迅即行动，取下早已备好的防滑链、套链、锁链……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由于高原路况复杂，加之天气多变，经常是“一天经四季，十里不同天”，部队进行远程机动和道路复训等行动过程中，时常会遇到雷雨、暴雪、泥石流等突发情况。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每台车都配备了防滑链、千斤顶、铁锹、钢丝绳等随车“六件套”，以保证单台车辆遂行任务遇到险境时能够迅速脱险。

安装完防滑链的车队继续向前行进，车轮轧在冰雪路面上，发出吱吱吱吱的声音，仿佛奏响了进行曲的乐章。

爬坡过坎，车队越往前走，路面上覆盖的冰雪越厚。就在这时，对讲机里又传来了教导员宁一急促的口令：“上级通报，‘敌机’将于5分钟后临空侦察，所有车辆关闭灯源，进行闭灯驾驶，无线电保持静默20分钟！”

接到指令，连长王利敏抓起车载电台急切地喊道：“各车注意，关闭所有灯源，采用闭灯驾驶前进。”

眨眼间，犹如拉下了总电闸，所有车辆齐刷刷地关闭了灯源。

夜间闭灯驾驶训练是夜间驾驶课目中难度最大、安全风险系数最高的一个训练科目。由于受视野的限制，很难判断前后车之间的距离和把握左右的界限，即使在平原地区训练，也存在很大安全风险，加之高原上道路窄、路况差，风险系数陡增。

驾驶员、一级上士崔晨伟右脚轻踩制动，控制车辆减速的同时，迅速按下一个按钮，然后摸起右手边的一个VR眼镜戴上，从容地变换挡位、加速前进。

前些年，官兵积极发扬军事民主和群众智慧，利用反光贴和荧光棒等器材，摸索了一些夜间闭灯驾驶的训法，但是由于受不良天气影响较大和机动速度受限，难以满足新型装备快速机动作战的新要求。

“别看这副VR眼镜不大，但它的作用却大着哩。”连长王利敏介绍说，这就是他们夜间闭灯驾驶的“神器”——夜间热融合辅助驾驶系统。这套系统具备夜视功能，可以让驾驶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如昼间一样驾驶。

“这套辅助驾驶系统有多个夜间辅助模式，可以在夜间应对浓雾、雨雪等多种不良天气。”驾驶员崔晨伟一边驾车快速前进，一边欣喜地说，“自从配备了这套夜间辅助驾驶系统，夜间驾驶和白天

没有什么区别，不仅车速提起来了，而且比之前夜间驾驶安全了许多。”

“有了新装备的助力，夜间驾驶训练方便多啦！”情况解除后，驾驶员崔晨伟摘下VR眼镜，兴奋地说道。运用新技术助力复杂条件下的夜间驾驶训练，让他再也不用为夜间闭灯驾驶风险大而犯愁了。

近年来，该部在演训中积极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训练质效明显提升，让身处雪域高原的官兵切身感受到了科技的独特魅力。

茫茫夜色中，群山似乎已经沉睡，任凭这条钢铁巨龙在黑夜之中游动。长长的车队时而排成一道竖线直行，时而呈“Z”字形盘旋爬升前进。

三

车轮滚滚，车队疾驰。然而，车队不久又全部停了下来。

原来是车队中的第二辆运输车突然陷了车，道路狭窄，附近无迂回道路，车队被迫停车。正在通过的这段狭窄路段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路面上的大坑也被冰雪填满得满满当当；驾驶员、二级上士刘鹤未能发现这个隐藏的大坑，驾车通过时，右前侧车轮直接掉了进去。

车辆熄火。刘鹤打开车门，从驾驶室一跃而下，快速从挡泥板上方取出三角木，塞到前后车轮下方，防止车辆溜动。带车干部、排长郝凯凯打着强光手电，一边察看陷车深度，检查车辆有无受损，一边向连长报告相关情况。

刘鹤虽然是一名有着10多年驾驶经验的老手，但对这样冰雪之下暗藏的“玄机”，也难以料及。

“大风将附近松软的雪吹进了大坑里，把大坑填平了。若是在白天，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端倪，但是夜间视野受限，灯光照射有阴影，很难发现这些细微差别。”刘鹤有些委屈地说。

紧随其后的几辆车靠边停稳后，驾驶员从驾驶室跳了下来，准备上前帮助刘鹤处置险情，便于让车辆快速脱险。

“虽然是个‘小插曲’，但也是一次检验，这种情况就要考验驾驶员和带车干部紧急处置的能力，我们其他人不要上前帮忙，平时不练，真打起仗来，哪能这么轻易就帮得上忙。”连长王利敏将大家拦了下来，“随着高原驻训任务拓展，很多时候都是驾驶员和带车干部单车遂行保障任务，到那时候，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谁能帮得上忙？”

连长的一席话，让战士们深有同感。随着我军实战化训练的深入开展，官兵对“像打仗一样训练”的理解越来越透彻。他们把汽车兵以往只需要会驾驶、会保养的要求，向会维修、会处置特情等更高层次转变，通过情况诱导、实情考核等方法手段，不断提升官兵综合技能和素养。

刘鹤和郝凯凯两人喘着粗气跑前跑后，一会儿钻到车上取出救助工具，一会儿趴下身子查看车底情况，争分夺秒地对被困车辆进行“救治”。

“还好这几年进行驾驶训练时，我们会经常针对冰雪路面特殊情况进行训练，不然怎么处置都不知道，更别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郝凯凯对快速处置完这一意外充满信心。

针对冰雪填塞的状况，他俩协力抬出随车携带的工业盐，往车轮下方铺撒以融化冰雪，并在车轮前后挖凿进出的缓坡。只有挖低车轮前后的坡度，才能减少阻力，让车轮从坑里爬出。

随后，他俩又从附近找来石块和干草，往右前侧车轮下方填充，以增加车轮与接触面的摩擦力。

刘鹤用千斤顶顶起右前轮，又往轮胎下方塞石块。郝凯凯奋力用铁锹铲着泥土往坑里填，不大一会儿，大坑就被填得差不多了。

收起千斤顶，发动车辆，刘鹤猛踩一脚油门，汽车如一头巨兽，猛地往前一冲，右前轮便上来了。

这个“小插曲”，虽然并未对人员和车辆造成任何损伤，但让刘鹤认识到了自己在驾驶技能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刘鹤感慨地说：“如果是在战时进行弹药、给养等各类物资保障，原本计划的时间却被耽搁在处置陷车上，可能就会贻误战机。”

四

经过紧急处置，车辆成功脱险，车队再次向雪山进发。

子夜时分，车队翻越一处达坂，此时海拔升至5100多米，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排气管不时发出“砰砰砰”的“放炮声”。

“不要紧张，这是由于海拔增高，氧气减少，发动机里燃烧不充分造成的‘放炮’……”驾驶员崔晨伟打趣地说。

翻过达坂，弯道减少，驾驶员大幅度操控车辆的动作明显减少。崔晨伟左手紧握着方向盘，控制车辆沿着前方车辙行进。

“高原雪地驾驶风险系数较高，但是却能够锻炼驾驶员过硬的技术和心理素质。只有平时从严从难训练，战时才能应对自如。”教导员宁一介绍说。

“一路上各种‘情况’不断，道路崎岖难行，起初训练时，内心还是有些紧张，但时间一长，练得多了，胆子就慢慢变大了，也增长了一些见识，尤其是驾驶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驾驶员、下士李强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已经可以自如应对各类状况，具备了“放单”遂行任务的能力。

西坡地是个山地，地形较复杂，山头的东南有一座小山岗名叫鳌子顶，由敌人一个加强排驻守。要攻下西坡地，必须首先拔掉这个“钉子”。刘光荣他们连的任务就是主攻鳌子顶。

汽车驾驶专业复训队夜闯喀喇昆仑，是该部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的缩影。在连绵起伏的暗夜群山中，他们砥砺前行，驶向未来战场。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曾被鲁中军区追授为“爆破英雄”的刘光荣，是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方城镇小义山埠村人（今属临沂市兰山区）。因为和他是同乡，我小时候就听过他的故事。

今年休假回到山东老家，终于有机会追寻英雄刘光荣战斗过的红色足迹。我一路探访，一路感动，一路收获，那戳中泪点的英雄传奇故事如画卷般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一

1942年11月的一个夜晚，半轮月亮升了起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旷野里朦朦胧胧，远山的廓影依稀可见。八路军费东县大队独立营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只见班长王德奎领着本村里一个叫“扎根”的年轻后生闯进连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首长，扎根要当八路军！”

“他姓刘，出生两个月前爹去世，六岁时娘又走了，是个孤儿，被迫给地主家放猪，住的是猪圈，吃的是霉谷，日子过不下去了，刚从地主家逃了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指导员丁文杰问扎根。借着烛光望去，虽是初冬，个头不高、黑瘦黑瘦的后生额头上冒出了汗，双眸闪烁着清澈的光，尽管双颊塌陷，但眉目清秀，身体结实。

“八路军是打日本鬼子的，俺今年17岁了，没有大名，首长，您给俺起个名吧！”扎根言辞恳切。

“那好！你姓刘，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就叫‘刘光荣’吧！”

“刘光荣，刘光荣，好着哩，好着哩。”扎根憨笑道。

苦孩子出身的刘光荣，从小就养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来到部队后，刘光荣训练起来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了锻炼大力气，村前庄后的石碌碡、山坡上的大石头，也成了刘光荣攀登的好器材。翻越障碍有些困难，他就经常练习跨沟越岭，攀树爬墙。经过刻苦训练，刘光荣很快就掌握了投弹、射击、刺杀和爆破等基本技能，练就了过硬的杀敌本领。

二

一年后，刘光荣被编入鲁中军区第11团1营1连。战争考验人，战争磨炼人。一次次危险而艰巨的战斗任务，使刘光荣逐渐走向成熟。1946年1月，解放博山攻打据点后，刘光荣被提升为一连七班班长。

1946年7月下旬，部队奉命攻打淄博地区博山县东部的西坡地。西坡地驻扎着国民党第73军一个营的兵力。这个营是由美国顾问训练过的，全部使用的是美式武器装备，气焰十分嚣张，自称是“美式钢铁营”。

西坡地是个山地，地形较复杂，山头的东南有一座小山岗名叫鳌子顶，由敌人一个加强排驻守。要攻下西坡地，必须首先拔掉这个“钉子”。刘光荣他们连的任务就是主攻鳌子顶。

战斗从傍晚开始，打了一夜，鳌子顶据点仍未攻破。黎明前，全连同志摩拳擦掌，迫切要求再次冲锋。这时，刘光荣爬到三排排左志庆跟前说：“让我去侦察一下，炸掉这个碉堡。”说完，他便消失在晨雾里。刘光荣转了几条小山沟，终于发现有一条沟可绕到鳌子顶碉堡后边。于是，他飞跑过来向排长报告，恳求说：“排长让我去炸掉它！”左排长同意了。刘光荣只身冲了上去。1分钟过去了，2分钟……4分钟，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扔进碉堡里的手榴弹爆炸了。刘光荣又迅速冲到碉堡里面，“吱吱吱”就是一梭子子弹，大吼道：“快出来！缴枪不杀！”喊声在山谷间回荡着。碉堡内的敌人，在这突然的打击下，个个失魂落魄，举着双手投降，战斗胜利结束。同志们看到缴获的美式武器，拥抱着刘光荣，欢呼着、跳跃着！

战后庆功会上，刘光荣被鲁中军区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军区文工团还谱写了《刘光荣之歌》在全军区演唱。

三

子弹在头上嗖嗖飞过，刘光荣趁着天暗，悄悄运动到城墙脚下。他把炸药包围着城墙一靠，拉弦，转身回跑，高呼着：“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来，正中刘光荣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同志们含泪高喊着“为刘光荣报仇”的口号，怀着复仇怒火奋勇冲杀，迅速拿下了安丘，全歼了城内的敌人。

天，终于亮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灿烂，一面鲜艳的红旗，第一次在古老的安丘城上迎风飘扬。

“英雄刘光荣，战斗真英勇，西坡地战斗称英雄，鳌子顶上建奇功……”《刘光荣之歌》响彻齐鲁大地上空。

「爆破英雄」刘光荣

■王宁

一座2米宽的石桥。桥的那头有个桥头堡。这里虽不像敌人吹嘘的那样“铜墙铁壁”，但防守工事确实坚固。

晚上8时许，团指挥所升起了三颗信号弹。城上城下的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作一团。

一连迅速向北门发起进攻。唯一能通向北门的石桥，被敌人炮楼、桥头堡和暗堡里的火力严密封锁着，连续上去了几个爆破的同志都倒在了桥头。半夜了，北门仍未攻破。这时，团长彭玉龙来到了一连阵地。他诙谐地说：“同志们，天亮前一定拿下北门，我们还要管俘虏们的早饭哩！”他接着说：“团里决定，咱们的‘功臣炮’（缴获日军的小炮）配合一连作战，但只批准三发炮弹。你们要迅速组织爆破障碍。”大家听了斗志倍增，遂组成三个爆破组：第一组由九班班长张现福带领，负责爆破桥头堡；第二组由七班班长刘光荣带领，负责爆破城门；第三组由五班班长张若伦带领，负责爆破城门里的工事。

“轰轰轰！”一阵巨响，城顶上的炮楼被炸去了半边。接着，张现福带领两个战士，趁着弥漫的硝烟冲上去，炸掉了桥头堡。随着一声巨响，刘光荣带着第二组爆破组几个箭步奔到城门前。他把炸药包靠在城墙上拉了弦。导火索“嗒嗒”地冒出蓝烟，刘光荣转身回跑。突然，他脚下被绊了一个趔趄，原来是被震昏了的张现福。刘光荣回头看着快烧到头的导火索，奋力抱起张现福就跑。还没跑远，爆炸的气浪就把他掀倒在地。

恍惚中，刘光荣被一阵喊杀声惊醒，他觉得前额一阵疼痛，用袖口一擦，袖口被血染红了。这时，只听到指导员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刘光荣顾不上包扎，咬紧牙关又爬起来随着突击队冲了上去。

他正往前跑着，晨雾中突然看见一个敌人从城西北角扛着一箱弹药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刘光荣朝来人诈喊一声：“动作快点，放下再去拿，他们快上来了。”

敌军士兵扛了好几箱子弹药，猛然发现都交给了我军，边跑边喊：“打进来啦！打进来啦！”刘光荣立即拿起机枪扫射，敌军当场倒在了血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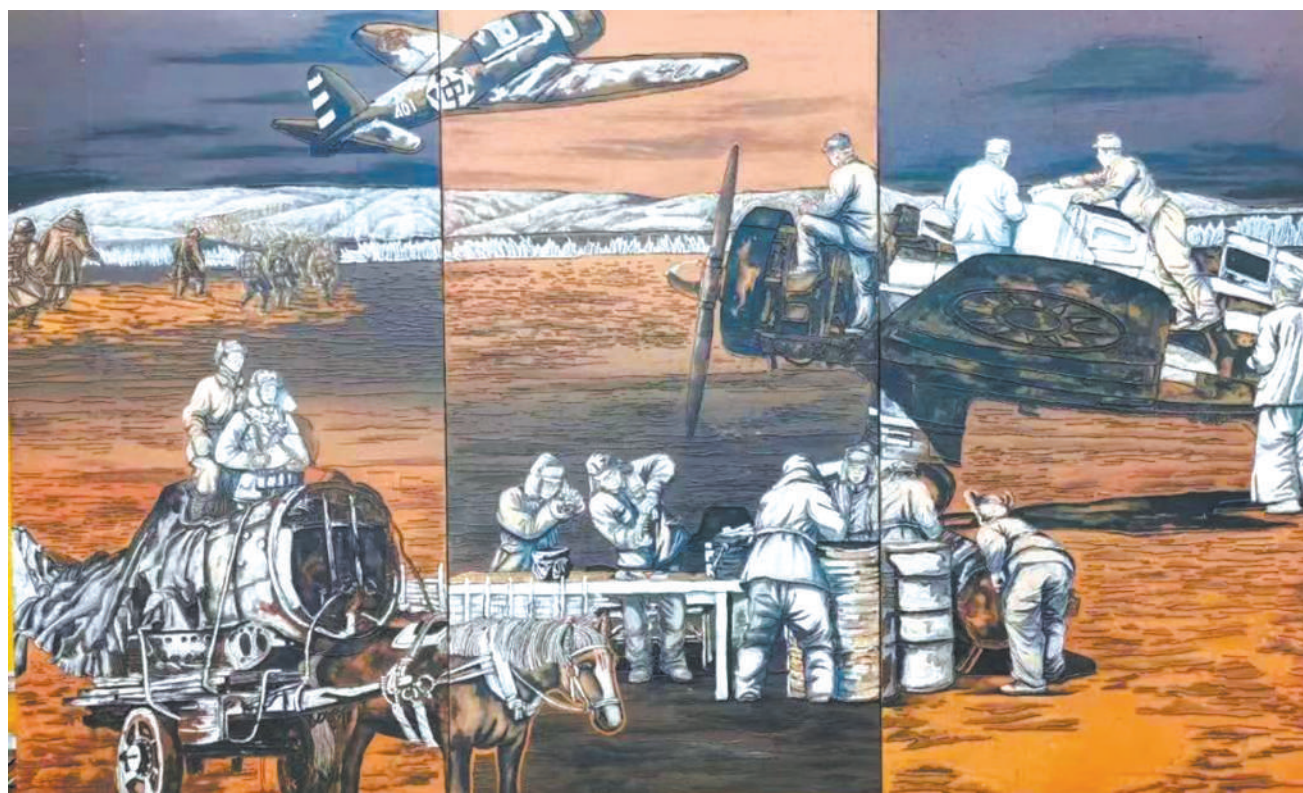
天亮了，西北围子拿不下来，后续部队会受阻，就会有更大的伤亡。四处乱飞的流弹在刘光荣身上划出好几道口子，他却全然不顾，抱起仅有的一个小炸药包，向围墙冲去。

子弹在头上嗖嗖飞过，刘光荣趁着天暗，悄悄运动到城墙脚下。他把炸药包围着城墙一靠，拉弦，转身回跑，高呼着：“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来，正中刘光荣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同志们含泪高喊着“为刘光荣报仇”的口号，怀着复仇怒火奋勇冲杀，迅速拿下了安丘，全歼了城内的敌人。

天，终于亮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灿烂，一面鲜艳的红旗，第一次在古老的安丘城上迎风飘扬。

“英雄刘光荣，战斗真英勇，西坡地战斗称英雄，鳌子顶上建奇功……”《刘光荣之歌》响彻齐鲁大地上空。



从这里起飞(中国画)

王一帆作



长征

第5476期

军旅辞赋

雕琢文字，镌刻崇高

云岭民兵

■鲁传刚

其一

云岭民兵不畏难，一声令下勇无前。
牢记嘱托顾大局，千里边防展旗幡。
卧雪爬冰战严寒，带风沐雨无怨言。
戴月披星何所惧，军民协力守边关。

其二

百年沧桑加变速，统帅掌舵领航航。
国防动员责任重，人民战争新内涵。
现代民兵强备战，英雄精神砺铁肩。
融合发展大文章，军民共谱新诗篇。

